

◇烟雨石城

小巷晚风

[南京]高福新

山阴路说是一条路,实际上也就是三五米宽的巷子而已,隐匿在南京鼓楼颐和路民国公馆群的褶皱里。从汉口西路缓步穿入,整条路顺着地势缓缓抬升,路两旁依然是数十年前的老房子,青砖灰瓦沉淀着岁月的痕迹,有的经过细微修缮,更多的是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民国风貌,斑驳的墙面、褪色的窗棂,有些破旧了,但很随意、不张扬,藏着古城经久沉淀的光阴。

巷弄里没有精巧雅致的园林景观,路边的墙根下,错落摆着盆盆罐罐,里面栽着月季、薄荷、雏菊和南天竹等寻常花草,肆意生长、生机盎然。几株高大的枫杨和国槐层层叠叠的枝叶由院墙伸出来,密密匝匝遮蔽了白晃晃的太阳,为窄巷撑起连片的浓荫,细碎的日光穿过枝叶缝隙,簌簌洒落在青石板路上铺就一地碎银般的光斑,风过叶摇,光影便随之摇曳流转,温暖了整条悠长的小巷。树梢之上,秋蝉断续嘶鸣,褪去了盛夏的聒噪,路边草丛里的蚱蚢也有了声响,小巷却显得更幽静了。

晚风顺着坡势徐徐吹来,带着巷中草木的芬芳,褪去了夏日的燥热,裹挟着清爽的凉意拂过眉眼。风掠过墙面的纹路、掠过枝叶的缝隙、掠过行人的衣角,这一刻才真切地感知到,南京燥

热冗长的夏天,终于在巷陌晚风里缓缓沉落,初秋的温凉,悄无声息地铺满了整条山阴路。

沿着坡道缓缓踱步而上,一栋风格魔幻复古的四层小楼蓦地撞入眼底。斑驳陈旧的水泥围墙,两扇雕花铁艺大门褪去了昔日的光泽,覆着浅浅锈迹,古朴又厚重。最令人无语的是整栋建筑的色彩搭配与肌理处理,这栋由民国老洋房改造而成的小楼,便是藏在小巷深处的“山阴路上的夏天美术馆”。浓烈的色彩碰撞,大块的红、绿、蓝、黄等多种色块随意交融掩映,打破了老洋房的沉静肃穆,极具视觉冲击力,仿佛伸手便将刚刚悄然溜走的盛夏又活脱脱地拽回了这条老街。

整栋楼复古红砖拱廊、精致彩色花砖、原木纹理的楼梯,层层景致各有韵味。建筑的每一层都辟有小巧的观景阳台,铁艺栏杆错落有致地朝向街巷,顶楼的露天天台更是绝佳观景处,站在这里便可俯瞰整片山阴路街区,错落的老洋房、连绵的梧桐浓荫、蜿蜒的坡路街巷,老城的全貌尽收眼底。厚重的民国建筑被思维凌乱的美术家很随意地重塑灵魂,热烈而又鲜活,也正因这份独特的混搭氛围感,被有人戏称为“现实版哈尔的移动城堡”。

推门而入,拾级而上,木质楼梯承载着岁月的重量,踩上去发出轻柔的吱呀声音,脚步稍重,便会伴着低沉的咚咚余响。楼内没有喧嚣的人声,只有温柔的晚风与静谧的时光流淌,空间里错落陈列着各色画作,文艺文字装置与不同年代的老物件,旧钟表、老相机、复古海报、泛黄书籍,每一件器物都藏着光阴里的故事,静静诉说着岁月无尽的温柔。

暮色西垂,昏黄的白炽暖灯依次亮了起来,温柔的光晕洒满房间、庭院的每一个角落。寻一处靠窗的位置静坐,要了一杯清茶,老式留声机的轻柔旋律隐约萦绕耳畔,细碎悠扬,带走了盛夏留下的燥热。水汽氤氲中眼睛也逐渐恍惚了。晚风徐徐穿窗而入缓缓拂过脸庞吹上眉眼掠过发梢,此刻的小楼,隔绝了外界所有喧嚣,没有车马喧嚣,没有人声纷扰,只剩下安静与渐沉的夜色。

在这普通的街角,盛夏之时,这里炙热滚烫,浓烈的光影、萦绕的蝉鸣、闷热的晚风,是南京这座火炉城市夏天汗流浹背的模样;初秋之际,清凉山的风吹来,云淡风轻、细碎光影、静谧夜色,是古城初秋最怡人的底色。一栋小楼,藏着山阴路上最动人的四季,也藏着这座城市最温柔绵长的时光。

◇尘世写真

守望

[南京]赵培龙

在尚书巷农贸市场买菜,右脚忽然一滞。低头一看,鞋后跟已然咧开了嘴巴。卖菜的老汉见状,往南门口一指:“找那位老师傅,他有两把刷子。”于是,我拖着鞋挪步找到这家铺面。

花白头发的老师傅从老花镜上方投来一瞥,示意我坐在那张包浆发亮的小皮马扎上。“要扎实就上线,图快就光粘胶。”老师傅抻了抻油黑发亮的工匠围裙,说话带着城南老南京口音。

接过我的旧鞋,他观察片刻后轻轻掰开鞋跟脱胶处,用锉刀细细打磨,动作精准得让我想起钟表匠的细致。胶水刷得匀净,晾着的空当,他又转回去继续摇那台老缝鞋机,针脚细密均匀。

闲聊间得知,老师傅从学徒至今与皮革打交道已有四十多个春秋。从街边摊到集体化,再到这个小铺面。

“凑合着过呗。”他笑着,眼角的皱纹里似乎藏着半部城南旧事。胶水将干未干时,他忽然停下话头,像乐师捕捉到关键节拍,将鞋底与鞋帮严丝合缝地压在一起。锤子轻敲的声响,在狭小的铺面里荡出回音。接着,老师傅拿出带倒钩的锥子,将鞋夹于两腿之间,转眼间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忽然变得灵巧异常,倒钩锥子穿针引线,麻线在皮料里游走如鱼,最后竟看不出修补痕

迹。末了,他捏着我的鞋跟左右端详,突然说:“后跟塌了,走起来不跟脚。”不等我应答,斜口宽刀已削出规整的斜面,牛筋料在刀下服帖地成型。

试鞋时,我的目光掠过架上那些锃亮的新鞋。老师傅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:“真皮子的!”订了一双。

取鞋那日,新鞋在纸盒里躺着,鞋膛里塞的旧报纸还带着油墨香。老师傅边修别的鞋边给我讲古:原来皮匠这行当不过百来年历史,古时官员的朝靴破了宁可扔掉也不修,“官老爷的面皮比靴子皮金贵”。说着他拍拍补鞋机:“现在有了这个铁伙计,倒钩锥子都少用喽。应了那句歇后语,上鞋不用锥子——针(真)好。”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补充道:“胶水也是功臣。”

归途,我忽然想起《履园丛话》里的句子:匠人之心,贵乎专一。这专一,或许就是老师傅最动人的守望吧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从小培养

乐于分享

【传承中华好风尚】

美德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